

德国执政党关键州落败 默克尔接班人或受影响

新华社柏林3月15日电(记者 张远 任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巴符州)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莱法州)14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拉开德国“超级选举年”大幕。初步结果显示,已连续执政超过15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在两州均遭受重挫,得票率创历史低点。

分析人士指出,基民盟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是,近期抗疫不力和“口罩丑闻”发酵导致其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走低。若这一趋势持续,或将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影响默克尔“接班”人选。

双州落败

今年德国将举行一系列重要选举。按照日程,3月至9月,巴符州、莱法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图林根州以及首都柏林共6个州一级行政单位将陆续举行州议会选举,联邦层面还将于9月26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3月14日的两州选举被视作联邦议院选举的前哨战。

根据德国媒体15日发布的初步选

举结果,在巴符州,绿党以32.6%的得票率居首位,基民盟得票率为24.1%,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为12.7%。在莱法州,社民党得票率是35.7%,基民盟为27.7%,绿党为9.3%。

相较2016年的州议会选举结果,基民盟在巴符州和莱法州的得票率分别下降2.9个和4.1个百分点,达到历史低点。德国媒体评价基民盟遭遇“历史性的失利”,并认为此次两州选举结果可能“重塑政治版图”,并影响9月联邦议院选举。

失利原因

基民盟秘书长保罗·齐米亚克14日晚发表声明,将选举失利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绿党在巴符州、社民党在莱法州先前持续执政,其地方领导人积聚了足够高的人气;二是基民盟受到近期“口罩丑闻”的拖累;三是民众不满基民盟的疫情应对表现。

今年3月以来,基民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的3名联邦议院议员因卷入在政府口罩采购过程中收受好处费的丑闻而辞职。该事件

引发民众对基民盟和基社盟的信任危机。

基民盟作为执政党在近期疫情应对方面也受到民众诟病。现阶段,德国正处在第三波新冠疫情初期,不少人抱怨政府抗疫政策在“封城”和开放之间反复摇摆,疫苗供应未能得到足够保障,疫苗接种优先顺序过于死板,致使疫苗接种进度缓慢。

观察人士指出,基民盟在联邦层面的民调支持率走势大致与德国疫情形势正向关联。去年夏天德国疫情呈现较好态势时基民盟支持率接近40%,而最近一个月则降至33%左右。尤其在“口罩丑闻”曝光后,基民盟支持率进一步下滑。

接班竞逐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基民盟在州议会选举选情走低,或将影响默克尔的“接班”人选。

基民盟与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党团是德国联邦议院第一大党。由于基社盟是巴伐利亚州的地方性政党,基民盟在联盟党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基

民盟党主席有较大几率成为未来总理。德国历史上多位总理都曾担任基民盟党主席,而基社盟成员从未出任过总理。

默克尔已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出任总理,这意味着德国在今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后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接班”问题备受关注。今年1月,基民盟在全国党代会上选举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州长阿明·拉舍特为党主席。

从惯例上讲,拉舍特本该是基民盟和基社盟共同推举的总理候选人。但有分析人士说,基民盟在巴符州和莱法州选举失利,恐将使拉舍特的号召力受损,增加“接班”问题的悬念。

近期多份民调显示,基社盟党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泽德在应对疫情中表现抢眼,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最佳总理人选。虽然泽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回避竞选总理的问题,强调自己的位置在巴伐利亚,但德国一些媒体分析指出,泽德或是在等待时机,若基民盟在州选举中接连表现欠佳,他可能就会出山竞选总理。

(接上期)

他喝了一口水,说:“1967年我高中毕业,回家种了两年地。1969年县水泥厂招工人,我被选中了。我有学问,个子大,也算是个人才吧,厂领导就把我分到了政工组。我因此自豪过一阵子,穿着白衬衣,挎着军用书包,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跑。当时工人的地位相当高,还吃商品粮,工资也不低,多少人眼气啊。有一个叫朱玉芬的女同学,家住县城,她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父母也是教师,真正的书香门第,家庭条件不错。朱玉芬有空就骑车来找我,我也喜欢跟她在一起。有一次她到我宿舍来,把被褥卷巴卷巴带走了,拆洗干净才送回来。她带我去她家,一进门就喊,‘奶奶,他就是那个姓任的小孩儿。’看来她给家人提过我。有几次她骑车跑到我家里,弄得嫂子大娘见她来就喊,‘玉芬来啦,二超快出来接呀! ’她的心思我明白,可是,我们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婚姻的事,即使在我来新疆的前几天。我和她在小树林里坐了两个多小时,谈工作,谈读书,唯独没有谈恋爱。我俩都心照不宣,她期待我捅破这层窗户纸,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

“我和玉芬是两个阶级,她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们之间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壕沟。即使玉芬不惜粉身碎骨跳过这沟去,她的父母能同意吗? 我一次次地告诫自

己,‘你若真爱她,就别连累她。’”

任叔不再年轻的脸上,现出痛苦。有些心病,并不会因时间而痊愈,这就是爱情。

“您始终没有忘记她吗?”我问。

“没有。”任叔说,“我们至今还联系着。”

“真的? 阿姨知道吗?”我看看里屋,压低声音说。

“她知道。”任叔收回目光,“她还时常催我打电话问候玉芬。”

我真的有些不明白了,熬老了的爱情,就是这种味道?

我想起一句话,就问:“任叔,你说过没打算来新疆,咋又来了呢?”

他支起腮帮说:“我被厂里除名了。”

任叔回忆说:“1972年冬天的寒冷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村里有人写信反映到县革委会,意思是,村里那么多贫下中农的子女当不上工人,他任二超一个旧军官、劳改犯的儿子,倒是当上了工人。没几天,厂领导让我烧锅炉。我想,烧就烧吧,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哪知村里人又写信给县里,县里通知水泥厂,水泥厂通知到我,说我被除名了。户口从镇上转回乡派出所,补发我三个月工资,我又做回了农民。那段日子,我把白天当黑夜,黑夜里还是黑夜。不出门见人,也不肯见人,我在他们眼里就不是个人,只是一个坏分子的后代。我蒙头大睡三天两夜,我

心不甘啊,半夜起来给我爹说,要去新疆找我哥。我爹两腿垂在床沿上,耷拉着头,他流着泪说,‘带上你小弟,走吧,都走吧。离开爹,越远越好。’我爹一仰头说,‘是我连累了你们啊! ’”

任叔说不下了,他抽噎着,我递给他两张面巾纸,他摆摆手说:“那晚我爹的声音,至今都在我的耳边。我和弟弟坐上开往新疆的火车,没出许昌地界,我的泪水拉拉淌,擦也擦不干。我弟光拿眼看我,他年龄小,不明白事儿。我那心情压抑得很,沉痛得很。想想自己努力了那么多年,却丢失了工作,丢失了爱人,还丢了年迈的老奶和爹娘,那眼泪就止不住。还好,我们哥俩在新疆火车站没被人逮住。事先听我哥安排了,不背包,不带被褥,空着两手走,他们果然就轻易地放行了。在六户地顺利找到我哥,我哥腾出两间破土坯房,我和弟弟住下了。弟弟是个初中生,正上学,他的户口就落上了。我还是个盲流,只能干个临时工,在生产队干,在粮站干。那时期,不给现钱,只记工分,干一天算一天的工分量。10分的工,给一市斤口粮,也叫工分粮。我一天挣24分,能分到2斤4两面粉,能吃饱肚子。我哥有户口,他每月多分30斤的‘人头粮’。”任叔朝里屋看了看,说:“1973年的一天,一个叫桑爱兰的姑娘来找我,背着一个小包袱,从河南老家来新疆。她和我同岁,娘家离我村不太远,

细高个儿,瓜子脸,说话很响快。原先在水泥厂上班时,有人给我介绍过桑爱兰,当时我满心都是朱玉芬,没有留意桑姑娘。前一段,家人来信说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一看名字就乐了,还是这个桑爱兰。就写信说,让她来吧。我俩没打结婚证,没举行婚礼,就在破旧土坯房里成亲了。她不认识字,只认识我,心里眼里只有我,她心疼我,肯下苦,给我生养了3男2女5个孩子,5个大学生。”

我第一次得知阿姨的名字,她是任叔的“桑姑娘”,同甘共苦的老伴,5个孩子的娘。

任叔深呼一口气说:“1974年正月初七,我的大姐出生了。孩子落地了,没有包裹她的小褥子。咋办哩? 我来时穿的棉布袄,刺啦几下把袄面子撕下来,赶紧包上我闺女。我弟拿来一条床单子,还是他在旅社打工时留下来的。撕掉单子上的红字,几个人慌忙套了一个小褥子,这才把大姐严实实地包好了。新疆的冬天那个冷啊,外面温度零下二三十度,屋里即使烤着火盆子也是干冷干冷的。我把大姐装进裤腰里,白天随便她屙尿,晚上才脱下棉裤洗净烤干,天明再穿上。她妈一个月子,只喝了一小瓶红糖,还是一个老乡得信儿送来的。想想那日子可真苦啊。”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地的云朵

□阿慧

